

【有一童子，名神會，襄陽高氏子。年十三，自玉泉來參禮。師曰：知識遠來艱辛，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，則合識主，試說看。會曰：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師曰：這沙彌爭合取次語，以拄杖打三下。】

神會幼年時候就學道，他十三歲從玉泉寺到曹溪來參禮。玉泉是神秀道場，可見他以往是親近神秀大師。這個童子非常聰明。六祖問他：「知識遠來艱辛，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，則合識主，試說看。」這些話都是禪宗機鋒語。六祖對於來參學的人都相當尊重，連這位小沙彌也不例外，稱他作「知識」。「善知識！你從老遠很辛苦到我這裡來，你還能見得本來面目否？」這個意思是說，根本若是明白，枝葉自然茂盛。「本」就是本有靈明覺知的本性。六祖說：「如果你有本，就應當認識主人」。「主人」就是自己的真性，所謂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這才是自己的主人公。六祖叫他試說說看。神會說：「我以無住為本，見就是主。」這些話，實在說並不是神會的見地，他並沒有證得，而是隨隨便便說的，他在秀大師會下聽得多，這些話他很會講。六祖說：「這個沙彌，怎麼可以這樣隨隨便便說話？」意思就是，神會說話太草率了，取別人的言語來答覆祖師所提的問話。於是，祖師就拿拄杖打他三下，責備他說話不應該取別人的見解做為自己的見解，所說的是「口頭禪」，不是自己的見地。

【會乃問曰：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師云：吾打汝是痛不痛？對曰：亦痛亦不痛。師曰：吾亦見亦不見。神會問：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師云：吾之所見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好惡，是以

亦見亦不見。汝言亦痛亦不痛，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則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，痛不痛是生滅。汝自性且不見，敢爾戲論。神會禮拜悔謝。】

神會問六祖：「和尚坐禪，你還見不見？」祖師反過來問他：「我打你痛不痛？」神會對曰：「亦痛亦不痛。」這都是禪宗裡學的油腔滑調。六祖說：「我亦見亦不見。」神會問：「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」底下這些話很重要，諸位要特別留意。六祖說：「吾之所見，是常見自己心中的過失，常見自己的過錯；我不見，是不見他人是非好惡」。這叫亦見亦不見，這是學道人真正的本分事情。六祖反過來問他：「你說亦痛亦不痛，這話怎麼講法？打你若不痛的話，你與木頭石塊有什麼兩樣？打你，你還痛，你是凡夫，你就會起瞋恚心。見不見是二邊，痛不痛是生滅法。你自性沒有覺悟，你敢在我面前戲論、開玩笑！」這個責備很重，神會於是禮拜懺悔，知道自己錯了，完全是一副油腔滑調、聰明伶俐的口頭禪。實在講，神會是年紀太輕了，但是從這段文中也能看出，他確實是個聰明伶俐、非常可愛的小沙彌，難怪祖師對他相當器重。

【師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見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，豈代汝迷？汝若自見，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？神會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，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】

六祖說：「你若是心迷不見性，就應當問善知識，求一條開悟的道路，這叫參學。你要是心悟了的話，悟了當然就是明心見性，見性之後就要認真依照見性的方法修行。你現在自己迷惑顛倒，不見自心，你到我這裡來，還反問我見與不見。我見性，我自己曉得，豈能代你見性？豈能代你破除迷障？你若是自己明心見性，你也代不了我！」這樁事情，正所謂「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」，哪一個

人也幫不上哪一個人的忙，哪一個也代替不了哪一個。六祖說：「你如何不自知自見？」這就是教導他方法。明心見性，這是要自己覺悟，自己去見性，不要去問別人見與不見。問別人見與不見，與自己確實是不相干。

這一番開示，對我們非常有用處。因為我們見到一位善知識，總會問他：「你現在的程度怎麼樣？你有沒有了生死？你有沒有斷煩惱？你有沒有明心見性？」這些話就與神會初見六祖是一樣的意思，所問的都是不相干的話，沒有意義的話，這些話都叫做戲論，是不應該問的。

【一日，師告眾曰：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神會出曰：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】

有一天，祖師為了勘驗大眾，提出一個問題來考大眾，看看在會的大眾有幾個功夫成熟了，這一番啟示就可以叫那些功夫成熟的人明心見性。六祖說：「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。」這三句，頭、尾是兩邊，名、字是兩邊，背、面也是兩邊；說這些皆無，這是兩邊不立。「諸人還識否？」你們有幾個人能認得？神會說：「這是諸佛之本源，是神會之佛性。」這個小孩說得沒錯。祖師所說確實是指真如本性，大家還沒有說出來，這個小沙彌就先把它說出來了。

【師曰：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】

六祖說：「沒有名也沒有字，你怎麼叫它做本源佛性？」你怎麼可以稱之為自家的本性、諸佛的本源？本源是名字，佛性也是名字，這就是責備他依然落在痕跡上。真正覺悟的人，一點痕跡都不落。神會的悟性很高，但他還是免不了落在知解上。於是六祖責備他說：「你將來若是有一把茆草蓋頭，你也不過是成就一個知解宗

徒而已」。「茅草蓋頭」，就是將來自己有一個立足處，有一個茅篷可住。這句話完全是呵斥責備他的話。但是，禪宗往往以呵斥的話做為印可。所以，看起來是六祖責備，實際上是同意神會的見地沒有錯誤。

【會後入京洛，大弘曹溪頓教。著《顯宗記》，行於世。】

神會就是後來的荷澤禪師。六祖過世之後，神會到了京師洛陽，洛陽本來是神秀大師弘法的根據地，他去了之後，大弘曹溪的頓教。他著有《顯宗記》，這是一篇非常有名的作品，完全是講明心見性、向上一著。

【師見諸宗難問，咸起惡心，多聚座下，愍而謂曰：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，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。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。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，言下便須自見。諸人聞說，總皆作禮，請事為師。】

六祖大師經常見到許多人故意找難題來問，免不了都是由於嫉妒瞋恚而來的。這樣的人在秀大師會下很多，如果不多，怎麼會派張行昌來行刺？大師又何必隱居在獵人隊十五年？可見嫉妒障礙、爭名奪利在佛門中普遍存在，盛唐的時候是如此，何況今天？覺悟到這個境界，自己修行應避免這些爭端。修道之人一定要做到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，有爭的地方我們要避免，有求的地方我們要忍讓。總而言之，道心是清淨心，我們所修的只是著重在清淨心。若是修淨土，只著重在一心不亂；一心不亂就是此地講的明心見性。六祖會下，當然也免不了有這種人。大師對於這些習氣很重的人非常憐憫，時常開導勸化他們。下面這一段，可以說是日常開導的綱要，這幾句我們要特別牢牢的記住。

『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』。「道」是平等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，清淨、慈悲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，這才是一個學

道人。不但一切惡念我們要斷盡，就是一切善念也不應該存在，這才是真正的善。一般的善，是善惡相對的善，相對的善就不善。也許有人問：「惡，我們應當離，若是連善都離了，這個世界還成什麼世界？」他不曉得這個道理，執著在字面上。殊不知，離開善惡的善，自性中的真善、本來的善就現前。所以，佛法講慈悲，叫「無緣大慈」，緣是條件，無緣是沒條件的，慈就是慈愛、仁愛；「同體大悲」，一切萬物與我同一個理體，真正能做到別人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別人，自己與別人分不開，是一不是二，這才是真善。所以，祖師在此教導我們，善惡兩邊都要離開，這才能開悟，心才能到清淨，才能到一心。

這個時候，不但善念、惡念的念要離掉，名相也要離掉。『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』。老子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這些名相都不是真實的，是假名安立。在佛法講，這些是屬於遍計所執性；遍計所執性完全是虛妄的，決定不是真實的。我們要記住，名是假名，不要執著在名相中，生許多無謂的煩惱，更不應該在這些假名中起一切糾紛，這就迷惑得太深、太重了。『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』。無二是不二，實性就是實相。《證道歌》云：「實相即一切眾生本有靈覺真心。」真心，無量劫來一直到今天，本來就清淨、本來就圓滿、本來就具足。如同六祖聽五祖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悟後所說的幾句話一樣，自性一切具足，一點也沒有欠缺。這才叫真正的開悟、真正的自覺，平等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才能現前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的平等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不能現前，就是我們不能捨善惡之念，不能捨這些假名、假相；果然能捨，就見性了。於實性上，這才能建立一切教門，教化一切眾生。所以說，言下就要見性。大眾聽了這些話，都非常感激老師。